

游牧思想与游牧政治试验

——德勒兹后现代哲学思想研究

程党根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游牧思想与游牧政治试验

——德勒兹后现代哲学思想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游牧思想与游牧政治试验：德勒兹后现代哲学思想研究 / 程党根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6

ISBN 978-7-5004-7791-4

I. 游… II. 程… III. 德勒兹 (1925~1995) — 哲学思想—研究 IV.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6302 号

选题策划 雁 声

责任编辑 周慧敏

责任校对 周 吴

封面设计 大鹏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3.875 插 页 2

字 数 360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拙著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从当初的酝酿到如今的定稿，已历时七载。无论是撰写时的心态，还是成书后的感受，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来加以形容，恐怕比较贴切。也不知是为什么，完成书稿后的我并不像别人那样如释重负，相反，更多的是想到即将面对未来读者评判时的忐忑不安。

由于个人的志趣，拙著侧重研究的是德勒兹的政治哲学思想。在写作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受到德勒兹的政治思想与其哲学思想之间存在着难以分割的密切联系。如果硬要撇开其哲学观点而专攻其政治思想，或者搁置其政治观点而专攻其哲学思想，不仅会造成各章节之间的生拉硬扯和相互脱节，而且事实上也会曲解和破坏德勒兹的整体思想原貌。尽管德勒兹本人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只是把自己的著作当作一个起一般作用的“工具箱”，也希望别人把他的思想当作一支不断重新拾起而又不断射向远方的“箭”，但如果我们将他的著作和思想真的如此对待，那么对他的解读就很可能沦为某种后现代式的“语言游戏”。因此，我在处理德勒兹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之间的关系时，尽量把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结合起来，并力求从他的哲学思想中“自然地”引申出他的政治思想。当然，德勒兹有无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政治哲学思想”，本身是值得怀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

的思想中没有“另类”的政治哲学思想存在。德勒兹本人一再表白其著作的“政治化”倾向，一再把哲学思想延伸到诸如电影、艺术、文学、法学等领域，所有这些都表明了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在他的后现代哲学思想中，政治哲学的维度是存在的，尽管这种政治哲学思想非常“另类”和“隐晦”。

因此，当我们提炼德勒兹的政治哲学思想时，必须牢记的是，德勒兹并不是一个专门从事政治研究的政治理论家，也没有用一种诸如“游牧政治学”(nomadic politics)的名称来概括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他首先是个后现代哲学家，然后才是个后现代政治思想家。把德勒兹的政治哲学思想冠之为“游牧政治学”，只是我们在整合德勒兹的哲学思想时，对提炼出来的政治哲学思想所作的一种近似的称谓。对于一个已经离我们而去的著名哲学家来说，这也许是一种冒犯，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我们已无法得到他的首肯了。

德勒兹的政治哲学思想是在后现代语境中提炼出来的，故而首先存在着一个后现代的哲学基础。在颠覆柏拉图主义及后世同一哲学、独断思想形象以及树状思维模式的过程中，德勒兹建立起了一种以差异、多样性和力本论(dynamism)为基础的游牧式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把创造概念作为哲学的基本任务，把哲学的使命看成通过概念的创造开辟思想的新的可能性空间，打开生命的新的生存空间，从而召唤出一个还不曾存在的新地球和新人类。

有鉴于此，德勒兹的哲学观实质上蕴涵着他的游牧政治学的因子。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的游牧学是通过概念的创造所开辟出来的一个新的政治空间，是对于政治的一种另类思考或不同的思考。德勒兹思想的旨趣是“不同地思考”，即哲学上追求与独断思想和同一哲学不同的游牧思想和差异哲学，政治上追求与国

家权力不同的欲望权力和游牧权力。他的政治哲学是他与哲学史抗争的产物，展示了他在贯穿卢克莱修、休谟、斯宾诺莎和尼采哲学的传统中辨认出来的“思想孤儿线”，即对否定性的拒斥、对力和关系之外在性的信仰、对内在性的仇视，以及对快乐的颂扬。

在游牧政治学中，德勒兹用以评判各种价值的“价值定位之眼”，是从尼采哲学中承继而来的力本论。德勒兹依据尼采的权力意志学说，把“力”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肯定力、否定力、能动力和反动力。他所心仪的是肯定力和能动力，并以之为工具进行价值重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力本论价值评估体系是德勒兹全部思想的钥匙和从哲学走向政治学的转换枢纽。无论是他的哲学思想，还是他的政治思想，都是在这一价值体系的严密审视下阐述出来的。

游牧政治学主要包括差异政治、身体政治、欲望政治、解辖域化政治和游牧政治五种相互关联的政治类型。差异政治倡导回复到差异与同一之对立统一框架形成之前的原初差异状态，或废除了差异与同一之对立统一框架的差异状态，从而在政治上生成为少数主义者；身体政治主张去除束缚身体的各种意识和组织压制，回到无组织身体的纯利比多状态；欲望政治提倡铲除对欲望之流进行辖域或编码的俄狄浦斯化和俄狄浦斯式社会再现；解辖域化政治主张抵制国家及一切社会机器对于解辖域化流的辖域和控制；游牧政治则呼吁以战争机器对抗国家集合体（assembly）的捕获和“专横统治”。五种政治的核心是欲望政治，因为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其他四种政治都归结为欲望在社会领域中投资的结果。游牧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解辖域化，它是解除传统的克分子实体（molar entity）对于各种流变的编码或辖域的力，因而承担着“流之解放”的乌托邦式的天职。

德勒兹的游牧政治学提出了许多非常新颖独特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哲学与政治的非常宝贵的新资源和新方向。德勒兹不指望促成全球性的革命性变革，而宁愿设想某种“积极试验”的政治。在微观层面，这种试验寄希望于欲望和情感的亚制度的“解码”或“解辖域化”，着眼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细微思想、情感和行为的改变，使其逐渐渗入经济和政治制度中，最终促成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嬗变”。在宏观层面，这种试验寄希望于克分子实体如阶级、多数、主体、国家、组织等的分子化，寄希望于各种逃逸线、解辖域化力量以及战争机器的顽强抗争，以便解放被辖域或编码的各种流变。对于游牧政治学来说，革命的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启迪人们对于政治的“不同思考”，敦促人们不断地进行试验，以便发现、展示生命和政治的新的可能性空间。从这种意义上说，这种“积极试验”的政治纵然是“不合时宜的”和乌托邦的，却也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和值得挖掘的。

德勒兹的主要政治哲学著作如《反俄狄浦斯》、《千高原》等基本上都是和费力克斯·加塔利 (Félix Guattari, 1930—1992) 合著的，这就使得任何一个研究德勒兹思想的人都必须面对由此而造成的“知识产权”问题。加塔利是个精神分析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从 1950 年代中期起就一直在一个由拉康主义者创立的精神病治疗实验诊所工作。他致力于改革精神病治疗中分析师和受分析者之间的不平等的层级关系，提倡他们之间互动的“制度性精神疗法”。这种激进的立场使他成为法国 1968 年“五月事件”的早期活跃分子。在遇到德勒兹之前，加塔利就已经提出了“机器无意识”概念，而当他们相遇时，加塔利则已经在大谈“欲望机器”的概念了。由此可以看出，“欲望机器”概念并不是德勒兹的发明。同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加塔利的出现使德勒兹的

思想更趋“政治化”。只有当从事后现代哲学思考的思想家德勒兹和从事精神分析改革的社会活动家加塔利二者结合的时候，才会产生像《反俄狄浦斯》这样的伟大作品。但是，正如德勒兹所指出的，加塔利当时的理论框架仍然受到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说的强烈影响，还停留在借助“结构、能指、阴茎”等概念进行精神分析的结构主义阶段。在他们合著的《反俄狄浦斯》中，这些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的概念基本上被拆除了，加入了某些能够给拉康“某种精神分裂症的帮助”的东西。尽管要在他们合作的著作中毫无遗漏地分辨出哪些是德勒兹的东西，哪些又是加塔利的东西是比较困难的事情（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必要这样做），但可以肯定地说，凡是涉及后现代思想的东西，基本上应该算是德勒兹的东西。因为拙著主要探讨的是德勒兹的后现代政治哲学思想，为了分析和阐述的方便，我基本上是把二者共同的思想都归入德勒兹的名下。尽管这种简单处理的方法有一定道理，但严格说起来是不恰当和不公平的。在此，敬请各位细心的读者予以谅解。

为了能够做到从德勒兹的后现代哲学思想中顺理成章地或“自然地”引出他的政治思想，并在拙著的篇章结构中有所反映，我在引言和第一、二、三、四章中主要是介绍德勒兹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后现代哲学家基本上都是新尼采主义者，德勒兹更不例外。当然，德勒兹是个对哲学史很有研究的哲学家，影响其思想的哲学家很多，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凡经过他悉心解读过的哲学家，如休谟、斯宾诺莎、卢克莱修、莱布尼茨、康德、尼采、柏格森、福柯等人都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没有经过他专门解读的哲学家，如笛卡尔、马克思、斯多葛学派等对他的影响也不可小觑。此外，像普鲁斯特、卡夫卡等文学家对他的影响也很大。在思想来源问题的处理上，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尽数罗

列，只能选其中影响最大者予以阐明。这样的话，尼采思想就担当起了统领德勒兹整体思想的重任。

尼采对于德勒兹思想的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德勒兹正是依靠尼采思想起家的。一方面，他通过尼采思想的解读而引领了 20 世纪 70 年代法国思想的牛耳；另一方面又通过尼采思想的阐发而声名鹊起。因此，我在整理德勒兹的政治哲学思想时，尼采思想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线，尽管在涉及相关思想时也会提及其他哲学家的思想。尼采思想既是德勒兹思想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构成了他阐发和评判哲学的“价值定位之眼”——一条以“力”为本体的生命之线。德勒兹的思想实际上是尼采的思想在后现代条件下的一种重新阐释。

拙著的第五、六、七、八、九章分别阐述了德勒兹的“差异政治”、“身体政治”、“欲望政治”、“解辖域化政治”和“游牧政治”。在肯定生命之力的动机支配下，德勒兹强调了这些有利于打破对生命的禁锢，使生命之流自由释放的政治诉求。我在这里想要特别说明的是德勒兹的第二种政治——“身体政治”。“身体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德勒兹思想中哲学与政治相结合的要求。“身体”和“主体”问题是笛卡尔以来贯穿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历久弥新的话题。我们甚至不能想象，如果近现代西方哲学离开了此类话题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此类问题某种程度上又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顺便带过比较容易，但要展开的话难度则很大。有鉴于此，起初我对于它的处理有点轻描淡写、避重就轻。后来，复旦大学的莫伟民先生在审查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时委婉地对我说，如果能够进一步对德勒兹的主体观点有所阐明的话，论文会更有深度。因此，在此次论文的修改过程中，我特意把德勒兹关于“身体主体”的思想专辟为一章。在此谨向莫先生表示我由衷的谢意！

“身体主体”的议题似乎是比较纯粹的哲学话题，但在后现代语境中却有着一种“分子政治”（德勒兹语）的蕴涵。这种身体在福柯的思想中是一种一直受到惩罚、规训但又在不断地抵抗着的身体；在德勒兹那里是作为被肢解的、受到符号编码和辖域的社会的身体，是作为不断涌流出不受“辖域”和不受“编码”的欲望的身体。因此，身体的政治维度是显而易见的。

拙著的第十章和结束语，意在对德勒兹的政治哲学思想作“第三只眼”的总结。女性主义者对于德勒兹的著作最初是不屑一顾，而后是毁誉参半。这种态度的戏剧性的变化本身说明了德勒兹思想的“工具箱”般的性质和可永恒挖掘的价值。在结束语中，我把德勒兹的思想看成一种“不合时宜的”思想——一种与我们的时代不相宜的思想。如同德勒兹本人所指出的一样，哲学的功能在于“祛魅”，在于批判。它总是超越它所处的时代，总是批判性地“挑剔”它所处的时代。因此，德勒兹的思想正如他所推崇的尼采的思想一样，都是不合时宜的。当然，如尼采一样，德勒兹也是一个“未来哲学家”，因而我们有理由期待德勒兹的思想在未来的某一天会变得“合乎时宜”。

在写作拙著的过程中，我耳边老是会响起后现代主义者们关于“主体”、“作者”、“人”死了的呼号声，同时头脑中也会想起诸多名篇名著在他们面前所遭受的“解构式阅读”的命运。当然，我既不是什么后现代主义者，也不是什么名人大家，无须为此劳心费神。但是，列维—斯特劳斯所说过的一句话却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在一次电视访谈中曾经说：“我并不觉得我写了我的书。我感到我的那些书是通过我来写的；而一旦那些书完成了，我就感到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留下来。”一方面，在写作拙著的过程中，我感到自己如拉康所说的在无意识地说着“他人的”话语。当我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拙著时，我对书中频频出现

的“他人的的话语”感到悲哀，难以判断“他人的的话语”是否到达了如学界所说的“临界度”。另一方面，拙著完成之后我也感到自己“空空如也”，什么都没留下，故而倍感“话语”过后的“凄凉”。

我是在不太精通法文的情况下依靠英文译本来研究德勒兹哲学的。根据学界的标准，我实在难以摆脱“使用二手资料”致使“郢书燕说”的嫌疑。这种徘徊于书门之外隐忍再三的“痛楚”，相信许多和我一样存在着某种“语言缺陷”而从事外国哲学研究的人都有切身的体会。德勒兹是法国后现代哲学家中公认的两个“不透明的”哲学家（德勒兹、德里达）之一，凭英语对其思想进行研究对我来说远不止是“雾里看花”，简直就是一场令人心悸不止的“梦魇”。且不说其思想如何散逸和飘拂，梳理起来如何殚精竭虑，光是熟悉他那一套“创造性”的概念就花了我足足半年的时间。当德勒兹指出其前期著作还没有摆脱“圣贤气”的时候，也许他暗示我们研究其思想之时自身也必须经历一个思想的“去圣化”阶段。思想的“冒险”是令人痛苦的，一路踉跄走到现在，自知还不具备足够的体智，即便远远地跟在德勒兹的后面进行半场所谓的后现代思想旅行，也断然难以为继。不过，时至今日，我对于德勒兹的选择并不感到后悔。尽管无论是“圣贤气”还是“去圣化”都离我很遥远，但毕竟，后现代的思想奇景和思想试验对我来说有着太多的“魅惑”。

这让我重又想起了当初选定德勒兹这么个后现代哲学家的思想做博士论文时“始乱”而未“终弃”的情景。说实在的，在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我对于德勒兹的了解并不多，只是模糊地知道他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似乎提出过某种“欲望观”。当导师杨大春先生说自己是研究法国哲学的，并问我对博士论文有什么想法时，我几乎是无言以对。我在此前接触较多的是德国哲学，对

于法国哲学，除了知道笛卡尔、柏格森、萨特等知名哲学家之外，基本谈不上有什么很深的了解。当杨老师让我在德勒兹等几个法国当代哲学家中挑选一个作为论文选题时，为了顾忌颜面的“逞能”，我在方寸大乱中含混地选择了德勒兹。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一方面收集有关德勒兹的资料，另一方面却在做着“识时务”的打算——随时准备抽身而去。庆幸的是，尽管有关德勒兹的中文资料奇缺，英文资料倒是比较丰富。正当我抱着一大堆英文资料一筹莫展时，杨老师不失时机地督促和鼓励我要养成阅读外文资料的习惯。就这样，我在自我强制中开始闭门苦读，从英文的字里行间一点一点地“榨取”德勒兹的思想。我今天能够出版这本浅陋之作，能够比较顺利地走过这几年的心路历程，与杨老师的悉心指导和鼓励鞭策是分不开的。对我来说，杨老师既是尊师，又如兄长，在他身上体现了严谨治学和用心做人二者完美的结合。没有他的悉心指导和严谨治学的精神感染，我无论如何也跨不过德勒兹哲学、乃至法国哲学这道“门槛”。在此，谨向杨老师表示我深深的敬意和衷心的祝福！

在浙江大学求学期间，曾聆听过孙周兴和包利民两位老师开设的选修课。他们的精辟见解和循循善诱的教风使我受益匪浅，大大开阔了我的思维和理论视野。此外，在论文修改、评审和答辩过程中，除导师杨大春先生外，夏基松先生、冯俊先生、倪梁康先生、江怡先生、莫伟民先生、于奇智先生、孙周兴先生、盛晓明先生、张国清先生、黄华兴先生等都提出了非常宝贵建设性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08年6月定稿于南昌青山湖畔

目 录

引 言 从游牧思想到游牧政治试验	(1)
第一节 思想的张力:哲学与“非哲学”	(1)
第二节 德勒兹哲学的“非哲学”特质	(24)
第三节 德勒兹的游牧政治试验	(42)
第一章 德勒兹的游牧式生存及其思想渊源	(57)
第一节 哲学的生命与生命的哲学	(58)
第二节 思想孤儿线的发掘与传承	(79)
第三节 后现代语境中转译过来的尼采主义	(83)
第二章 德勒兹哲学的价值评估准则	(93)
第一节 从权力意志到力本论	(94)
第二节 力本论:价值定位之眼	(103)
第三节 欲望与权力之互动.....	(115)
第三章 德勒兹的游牧思想:在传统哲学范式之外思考 ..	(129)
第一节 独断思想与游牧思想.....	(130)
第二节 同一哲学与差异哲学.....	(140)
第三节 树一根模式与块茎模式.....	(146)

第四章 德勒兹的“非哲学”的哲学观	(158)
第一节 不同地思考与问题化的哲学方法	(158)
第二节 哲学是创造概念的艺术	(163)
第五章 德勒兹的差异理论及差异政治	(174)
第一节 从一元到多元	(175)
第二节 从差异到多样性	(189)
第三节 统一是差异无法摆脱的宿命	(204)
第四节 多元政治：在规范之外	(220)
第六章 德勒兹的身体理论及身体政治	(227)
第一节 围绕着主体兴废问题的论争	(227)
第二节 主体解构的三个维度：差异、语言和身体	(231)
第三节 后现代的身体状况：无组织身体	(254)
第七章 德勒兹的欲望理论及欲望政治	(262)
第一节 现代欲望观的源起及其传承路线	(263)
第二节 后现代欲望观的三重境界：死亡、 语言和生产	(290)
第三节 从宏观的传统政治到微观的欲望政治	(314)
第四节 生成政治与临界自由	(320)
第八章 德勒兹的解辖域化政治	(336)
第一节 解辖域化的宏旨	(337)
第二节 社会欲望机器与欲望流	(343)
第三节 国家与欲望流	(353)

第九章 德勒兹的游牧政治	(360)
第一节 战争机器与国家装置.....	(360)
第二节 游牧民与定居居民.....	(366)
第三节 对欲望流的捕获与反捕获.....	(371)
 第十章 德勒兹主义与女性主义	(376)
第一节 女性主义对德勒兹的责难.....	(378)
第二节 德勒兹思想的女性主义价值.....	(386)
第三节 后现代主体与后女性主体的相遇.....	(392)
 结 语 德勒兹主义:或一种不合时宜的哲学	(403)
 引用和参考书目	(418)

引言

从游牧思想到游牧政治试验

第一节 思想的张力：哲学与“非哲学”

康德曾经在《判断力批判》中向我们指出了区分逻辑知识（理性知识）与感性知识（美学知识）的标准：“在一个判断中所给予的诸表象可以是经验性的（因而是感性的）；但通过那些表象所作出的判断却是逻辑的，如果那些表象在判断中只是与客体相关联的话。反之，如果这些给予的表象完全是合理的，但在一个判断中却只是与主体（即它的情感）相关的话，那么它们就此而言就总是感性的（审美的）。”^① 逻辑知识（理性知识）只是与客体相关，追求中立的、无情感的客观知识；而感性知识（美学知识）却只是与主体（即它的情感）相关，追求的是主体积极介入的情感性的主观知识。

康德关于知识的分类，可以很好地用于标识西方哲学知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把哲学界定为对

^① [德] 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8 页。

形而上学进行探索或沉思的超然的和纯理论的学科，实际上追求的就是康德所说的“逻辑知识”；而现代欧洲大陆哲学则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哲学的这一传统方向，更多地表现为“诗性之学”或“诗思之学”，也就是追求康德所说的“感性的”或审美的知识。我们可以把前者称为“哲学”，而把后者称为“非哲学”。

“非哲学”是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理性主义哲学而言的，指的是以美学的态度思考哲学问题的“感性哲学”或“诗性哲学”。它并非表明哲学之外的诸如文学、艺术一类的其他思想形式，而是指哲学形式之一种。换言之，广义上的哲学，本身就可分为理性意义上的“哲学”和非理性意义上的“非哲学”。哲学与“非哲学”的区分，表明了哲学在传统的理性主义形式和内容之外，还有其非理性的形式和内容。

当代著名的后现代哲学家德里达给“非哲学”“定性”时，指明了哲学形式和哲学进路的多样性。他说：所谓“非哲学”，就是“非哲学式地写哲学，从外边达到哲学”^①。在《哲学的边缘》一书中，他进一步谈到了哲学与“非哲学”之间的关系，指出哲学思考它的他者，但并没有跨出它的边沿，或者说，哲学与非哲学之间只有倾斜的而非笔直的界线。^②这里所说的“他者”，即是指文学和艺术一类的“非哲学”的东西。尽管哲学有时思考着似乎是“非哲学”的东西，但它仍停留在哲学的范围内，仍然是哲学。这样，哲学就具有了不“纯粹”的因素，就向我们呈现出了某种“非哲学”的特征。事实上，德里达在这里向我们暗示了哲学思想来源的多样性和发展道路的“非线性”：每当哲学对

① 王岳川：《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7页。

② 杨大春：《梅洛—庞蒂哲学中的诗意之思或非哲学倾向》，《文史哲》2005年第2期。